

# 麦子黄了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仿佛一晚上的工夫，麦子就黄了。

这黄色不明亮，是一种土地的颜色，暗淡却发着光。这仿佛是一个无边的宫殿，遍布北方的田野。我站在一片麦地的小径上，身上落满了麦香。来一次深呼吸，让麦香和阳光的清香，一起进入心田。顿时，心的田野上，仿佛长出了饱满的麦穗。

麦子黄了。麦子经历秋种、冬眠、春长，孕育出饱满的生命。从远处看去，麦田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我站在麦田边上，俯身触摸麦穗，嗅着属于麦子特有的芬芳，沉醉在夏日的一片暖色调里。

麦子，在6月迎来了它生

命里最为华美的时光。每次我看着黄了的麦子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踏实和喜悦。与大地亲近，在麦田边行走，充满了诗意。明知道麦子是懂诗意的，但是，我还是想为它贴上诗意的标签。不只是我这么想，在荷兰画家梵高的《麦田》里，在诗人海子的诗歌中，麦子也是有灵性的。画家用画笔，诗人用诗歌，他们都表达了对麦子的喜爱。也许在他们的心中，麦子是至高无上的，代表了一种精神，让他们心存敬意。

我的父亲也对麦子心存敬意，因为他在土地上看见了一种不同凡响的生命力。

麦收的前夜，父亲找出磨刀石，用水泡一泡，之后就脊背

一耸一耸地磨镰刀。父亲先在嘴里噙一口水，再“噗”地猛喷在镰刀上，然后弓着腰蹲在地上，不慌不忙地磨刀。磨了一会儿，他用手去试探镰刀的刀刃，轻轻地拨动那泛着光的锋芒。其实凭感觉，他就知道镰刀的寒气有几分，像很多农民一样，父亲有自己的第六感觉。

“布谷、布谷”，窗边刚刚响起一两声布谷鸟的叫声，天微亮，母亲就起床烙饼，烙好后让我们带到地里。父亲把我们一个个叫起来，每人一把镰刀，我们要赶早进入麦地。收麦子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动，顶着炎炎烈日，汗水浸湿了衣服，不停地挥镰收割。尽管脸上写满了疲惫，我们的心中却充满了收

获的喜悦。如今在我们老家，到了6月，麦浪滚滚，农民收麦已不再需要手工劳动了，收割机轻松地驰骋在麦田里来回奔跑，便能做到颗粒归仓。收割机高大的车轮，碾压出的印痕宽而深。父亲笑呵呵的脸上不再有焦虑，他悠闲地在地头踱着步，脸上满是喜悦。

起起伏伏的麦浪，被太阳点缀成金黄。爱好摄影的朋友给我发来故乡麦收的视频，随着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歌曲，广袤的、金黄的麦田里，几台黄色的收割机快乐地驰骋，直接吐出飞扬的金色麦粒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麦田，那里有家乡，有亲情。  
董全云/文



凝心聚力 张桂甫/书

## 诗歌集萃

### 忆百岁老槐树

段银贵

故乡门外老国槐，茂盛擎天似伞开。上有鸦巢十数处，低枝俊鸟常徘徊。春时绿播清香气，夏日成荫消暑来。岁过风霜犹若昨，此树常绕在心怀。

### 麦浪黄

柴运强

孟夏时节放眼量，晴川沃野泛金光。熏风奏响丰收曲，布谷催得麦浪黄。

### 颂屈原

陈智

三闾大夫屈子臣，离骚雄文誉古今。举贤任能明法度，遭贬流放忧国民。国亡家破热泪洒，纵跳汨罗留忠魂。以身殉楚神鬼泣，青史流芳世代尊！

## 我家有个“江南小院”

40年前的春天，我有机会来到号称“天堂”的苏杭。当我站在水天一色的西湖岸边，一幅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大美画卷呈现眼前，令我心醉，流连忘返。

此后，我曾多次到过江南，更加深了对江南的特殊神往。当我来到号称“山水甲天下”的名城桂林，感受漓江如诗如画的景致时；当我攀登叠彩山、亲临芦笛岩参观，观赏五彩斑斓、美不胜收的景色，使我如醉如痴。

江南的青山绿水使我动心、动情，我甚至突发奇想：如

果能够长期在江南生活，该有多么美好啊！但是，我作为长期生活、工作在北方的人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如果能在北方享受些许江南舒适宜人的生活，想来应该是有可能的。经过多次与女儿沟通、交流，我终于想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：利用我家的小院，营造酷似江南的风味与特色，同时将小院取名为“江南小院”。明确了思路后，我们便开始谋划、营造“江南小院”了。

经过几年的努力，这个愿望终于有望实现了。我们先是

在小院四周栽植了竹丛，在竹丛边沿栽种了水稻，并在竹丛中种植了桂花树、茶树、橘树，还喂养了江南翠鸟。在小院的中央修建了一个水塘，其中栽植了荷花，喂养了小鱼。来到这个小院，一种特有的江南气息就会扑面而来，阵阵清新、舒爽的空气，使人感到无比欢畅。在丹桂飘香的季节，满院飘散着桂花的香味儿，加上池塘中盛开的朵朵荷花以及水中游动的小鱼，使人赏心悦目。每当写作之余，我总愿抽空来到小院走走、看看，度过一段惬意的时

光。当一家人来到小院的大树下，兴趣盎然地围坐在茶桌四周，品尝来自杭州的龙井茶，悠然地谈笑风生，更能感受到一种美妙的情趣。当我在小院行走，迎着从竹丛里吹来的暖风，这风里夹杂着绿竹的气味和春茶的鲜美，间或有翠鸟清脆、婉转的鸣叫，一时间，我仿佛真的置身于祖国的江南了。

如今，我家的“江南小院”，不断有邻居、亲朋欣然前来，观赏、体验一番江南生活，一家人更是喜爱至极，不愿离去。

曹继铎/文

## 父亲教我的人生路

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民，他虽然没有学问，却为我指明了人生的方向。

我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。毕业那年正赶上不包分配。我开始埋怨父母没有远见，当时没劝我上高中、考大学，图了上中专能早毕业、早赚钱；我抱怨生不逢时，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面对社会。父亲看着天天自怨自艾的我，也是束手无策。

那时父亲天天下地干活，还常去集上卖自家种的茄子、韭菜、葱、吊瓜等蔬菜。第一次跟父亲去赶集，是因为父亲拔的葱太多了，他自己用自行车载不了。一向沉默少言的父亲对我说：“女儿，你载着这些葱吧。”看到父亲干裂的嘴唇，深陷的双眼，汗水顺着他发白的两鬓流下来，我默默地点头答应了。

那一天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前边，我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。到了15公里外的集上，父亲把两条蛇皮袋子铺在地上，把葱和茄子整齐地摆在上面。等有人过来看菜时，父亲不失时机地说：“来来，看看这茄子是刚摘的，葱是才拔的。”有经验的主顾一眼就断定这菜是自家种的，不是批发来的，就停下脚步买一点儿。那时还用杆称，父亲称菜时，都是给顾客称得高高的。有时碰到顾客说：“上次就买了你的，你家的茄子好吃。”父亲更是满脸含笑。我蹲在父亲旁边，不愿帮他的忙，感觉自己卖菜有点丢人。

那天中午，卖完了菜，父亲领我去饭店吃了灌汤包，还喝了胡辣汤，一共花了5元钱。当时5元钱对我家来说

算得上不小的数目了。其实，父亲自己赶集都是回家吃午饭，或者早上带上几张母亲摊的煎饼。后来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那天很高兴，是因为我终于能走出去了，不再整天闷在家里。

一个夏日的早晨，父亲照例捆好一车葱去赶集。邻居大爷病了，父亲顾不上去赶集，用小推车推着大爷匆匆地去医院了。我眼看着葱已经有点儿蔫了，决定自己去赶集。到了集市，我想和父亲一样喊“卖葱”，但张了几次嘴，始终没有喊出来。好在买菜的人多，我的葱既便宜又能随便挑，人家少给一角钱，我也不计较。渐渐地，我的葱摊前挤满了买葱的人，我一边收钱一边称菜，忙得早已忘记了害羞，俨然一个卖菜熟手。

那天回到家，把钱交给父亲，父亲没有说话，但我看到他眼中闪着泪花。从那以后，直到我考上在编教师，父亲再也没让我去卖菜。直到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，父亲说：“以后不用害怕咱妞吃不上饭了。”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是沉默寡言的。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在我面对困难时，他的心里有多自责；在我有勇气面对生活时，他内心有多么喜悦。

父爱是无言的，父爱是用行动来表达的，父爱是用心去体会的。

钮桂云/文 晒丰收刘桂云/作

孝/敬/父/母

# 关爱老人

LOVE

百善孝为先

老有所依

燕赵老年报广告部